皇明通紀法傳全錄

皇明通紀法傳全錄卷十四紀

東莞 陳 建著輯　西湖高汝栻 叅訂

高 枬增 其珍 校

太宗文皇帝紀

帝高皇帝第四子，初封燕王，後續齊黃之亂興章，起靖難而入正大統，在位二十二年，以庚子七月十八日崩，壽六十五。上尊號曰體天宏道高明廣運聖武神功純仁至孝文皇帝，廟號太宗，至嘉靖年改號成祖，葬長陵

癸未永樂元年正月，命監察御史巡行天下，次訪利弊興革之宜以聞。○命三司會官　審獄囚以清冤滯。命寶源局鑄農器，給山東等處被兵之民。○進陳瑛左都御史。○定官俸米鈔兼支例，從戶部尚書夏原吉請

又折或則難命重而廉耻輕矣共何以風厲百官乎

之議也、

此官俸折鈔之始、累朝以來、又有折布、折絹、折鹽、折贓罰庫衣服、胡椒、蘇木事例。日薄月削、正統以後、則有二分支米、八分支鈔、或三分米、七分鈔、雖九品雜職、無不皆然、國初鈔法通行、猶可、後來鈔一貫、僅直錢一二文耳。嗚呼、俸祿薄而欲吏之廉、難矣、

二月詔以北平爲北京、設北京留守、行後軍都督府、爲北京行部、以郭資、雒僉、並爲刑部尚書、所屬分置吏戶禮兵刑工六曹清吏司、○改北平府爲順天府、其北平都司布政司按察司衙門俱革、○遣使齎書往遺北諭韃靼可汗鬼力赤、遣使往來通好、同爲一家、使邊城垛堠無警、彼此熙然、共享太平之福、不報、

先封功臣而冊立太子遲遲歲月感人深矣

邊臣欺蔽之誅最深初國立法最嚴重處邊遼

三月朔文武百官復上表請立皇太子敕答曰覽表具悉朕嗣承大寶思惟永圖負荷之艱夙夜祗栗翔在長子知識未廣德業未進儲貳之任豈當遽承必欲以正元良宜預成其德業未允所請○皇子高煦率兵備開平虜寇遼東三萬衛指揮沈永不能追襲又不奏聞上以欺蔽誅之令兵部榜諭天下都司衛所凡有草賊及虜寇聲息不以聞者鎮守官以下職無大小罪與永同○潞陽中屯衛軍士唐順言衛河之源出衛輝府輝縣西北太行山下其流自縣沿北經衛輝城下抵直沽入海南距河陸路五十餘里若開衛河距黃河百步置

倉廒受南方所運糧餉轉至衛河交運公私兩便上
命廷臣詳議候民力稍甦行之
四月勅諭中外文武羣臣曰帝王圖治必審于用人或取諸亡國或舉于仇怨惟其賢而已若唐太宗用王珪魏徵尉遲敬德宋太祖用范質王溥石守信輩相與協心比力共建功業載在信史垂光後世照然可鑒也朕蒞祚以來思惟文武羣臣皆 皇考舊人推誠用之纖悉無間比聞羣臣猶有懷疑不安于職者此盖不達天不明朕心故也爾文武羣臣皆 皇考所教育以遺子孫者豈異國與仇怨之比乎昔孟莊子不改父之臣與

治水浙西

吳民至今頌之春秋祠祭

鈔易昏爛不必言然以千文爲錢無奇零不便細民貿易其不

文之政。見稱孔子、朕每誦之、慨然希慕。故今所任幾務之重。宥密之嚴者。蓋皆前日靖難之人。此天下所明見而共知也。又何嫌疑之有哉。其各盡乃心。共乃職。據誠共事、可以永保富貴。朕言不再。其體之。○命戶尚書夏原吉往浙西諸郡治水。時嘉興、蘇松諸郡、頻歲水患。屢勅有司督治。並無成績。故有是命。役夫十萬餘。原吉布衣徒步。日夜經營。盛暑擁蓋。于是水洩。農田大利。又以鈔法不通。下令禁金銀交易。犯者准姦惡論。有能稱捕者。以所交易金銀充賞。直然鈔楮易于昏爛。雖有倒換之令。收受艱難。法雖嚴而竟不行。○太白出昴北。○後

行宜也計臣以意創造非經國遠謨

二五初以不道見廢今親不悛寵獨厭王戮殤迴別

置三大營

封周王于河南、齊王于青州、湘王賜謚曰獻、治其墳廟、代王、岷王、皆脫拘囚、還其封爵、既而代王桂縱暴殺人奪財、賜書戒之、岷王所爲不法、擅拘諸司印信、激變夷人、詔悉降其王府官職事、○李至剛妻父有犯、都察院逮問、當處以重刑、至剛乞免于 上、上曰、法司鞫獄情之輕重、外人何以知之、對曰、此黃信與臣言、 上命錦衣衛鞫之、有實狀、 命誅右副都御史黃信、以爲漏泄獄情之戒、○置三大營、設總兵官、京城操練之法、洪武時、立爲五軍營、分大小教場與城外城內操練、永樂初、分爲三 大營、曰五軍營、有步隊馬隊、專教陣法、曰神機

營皆步隊肄習火器曰三千營皆馬隊專扈從出入營

車輦寶纛等事每營以公侯伯二人充提督總兵官

强天下之兵當自京營始夫 祖宗朝以武功定鼎設立京營統以文武重臣復以副將裨將華以十二萬神策羽林無事則實隸伍有事或遇邊儆最大而難制者合出征討事平奏凱伏念天朝體統何等隆重奈腐反側視此潛消乃自有逃變以來京將不聞有一員可當推轂京兵不聞有一隊可效馳驅根本如此單弱九邊何所籍望况談兵說劍凡滿公車俱儒臣章奏武臣絕無議論豈武臣有言兵之禁乎為今之計當先汰京營庸品急選名將真足以備命將出師之任者儲之左右無得越俎在兵習兵在將在將先挑預練求赫聲濯靈蹤近及遠之一策斯無負 祖宗置營之意乎

封駙馬都尉袁容廣平侯○李讓富陽侯○容尚永安公主○讓尚永平公主前在北平皆有守城功封爵未

議行封賞未當之臣

省漕勞力

及羣臣以爲請、上曰、朕非忘之、候諸將士封賞定、然後論之耳。○續封功臣李彬等爲侯伯、上慮封賞靖難功臣有未當者、命淇國公丘福等、擬議以聞、于是封督僉事李彬爲豐城侯、故涇國公陳亨之子陳懋爲寧陽伯、金鄉侯王眞之子、王通爲武義伯、王友靖遠伯、陳賢榮昌侯、張輿安鄉伯、陳志遂安伯。○戶部尚書郁新等言、淮河至黃河、多淺灘跌坡、艱運艱阻、請自淮安用船可載三百石以上者、運入淮河至黃河陳州潁岐口跌坡下、復以淺船、可載三百石以上者、運至跌坡上、別以大船載入黃河、至八柳樹等處、令河南車夫運赴衛

高皇實錄共一百八十三卷

文皇久苦兵革絲干安輯亦幸夷酋悔禍不然未有不以西平之言爲正告也

帝王存心于天下如

河轉輸北京從之〇修　太祖高皇帝實錄成〇鎮守雲南西平侯沐晟奏車里宣慰司土官刁暹答侵威遠地擄其知州請發兵討之　上謂兵部臣曰兵易動難安一或輕舉傷人必多且人有不善以理告諭未必不從如其不從然後加兵未晚乃勑沐晟遣人諭之既而刁暹答悔懼還所擄知州及威遠州之地遣使入貢方物謝罪〇上御右順門與侍臣論時政曰朕即位未久嘗恐民有失所每宮中秉燭夜坐披閱州郡圖籍靜思熟計何郡近罹饑荒當加優恤何郡地迫邊鄙當嚴守備旦則出與羣臣詳議行之近河南數處旱蝗

此不寧之心可知

耿璿何罪諸君豺已歸附一時複有後皆不得其死

朕心不寧。故遣使省祖不絶于道。如得斯民小康。朕之願也。○削歷城侯盛庸爵、下獄死。上初登極、命庸鎮守淮安、移鎮山東、庸每不自安、至是都御史陳瑛等劾奏、庸口出怨言、心懷異圖、遂削爵下獄而死、諸子皆被戮

○九月籍長興侯耿炳文家、刑部尚書鄭賜及陳瑛等劾奏炳文服器僭飾龍鳳、玉帶僭用紅鞓、上曰、炳文先朝老臣、亦為此、其速攺、炳文大懼、暴卒、長子璿坐罪死、仲子瓛先以都督保山海關、嘗請攻北平、至是論死、

會通未開故海陸二運兼延

命平江侯陳瑄總督海運糧、赴北京及遼東

十月以高唐州民王政言事稱旨、特擢為刑科給事中

何異懸鞀設鐸

左右之美可思

欲知民疾苦而急于求言可謂勵精圖治

十一月　上欲知民所疾苦命吏部尚書蹇義等凡郡縣考滿至京選其識達治體知恤民者于六科辦事令各言所治郡縣事久未有言者　上謂給事中朱原貞等曰朕夙夜慮天下之民有失所者爾曹未能盡知故選郡縣考滿官假辦事之名俾于六科隨爾等在朕左右如朕有所欲聞即可知彼有所欲言即可達而至今不聞有一人言者夫郡縣之間豈都無一事利害可言歟在朕左右尚猶默默況遠千里尚肯言乎爾等退以朕意申諭之○江西左參議孫浩廣東副使鄒侑坐事下獄舊制給由者條陳本處民情利病自行具奏于

治之則擾置之則玩條詰更詳人人知自新矣

成祖深得斷非精義

鴻臚引見之日徑赴進呈時浩等考滿至京不遵此制遂令法司拿問

閏卄一月封黎蒼爲安南國王李芳遠爲朝鮮國王○勑解縉修古今列女傳○禁匿名文書○兵科給事某言天下衛所官吏所進軍馬文冊或額數虧盈或姓名互異或不用印信或書名不稱臣或不著年月日若此甚衆無誠敬之實皆當治　上曰臣之才力不齊而軍馬之數繁或短于計數或成于追速容有謬誤姑釋勿問其條舉所失詰之俾更其詳具進○上謂侍臣曰漢武窮兵黷武以示夷狄全盛之力遂至彫耗當時雖得

設督市舶之始

考察之條具重今日積循道堂打牒以了敍言憲司吸衍用科斷能老科首案責亦則害矣

害馬豈足償萬一之費朕今休息天下惟與斯和歲豈
百姓安樂至于外夷但思有以備之必不肯自我擾之
以罷疲生民近臣言今日惟當安養中國慎固邊方此
言甚合朕言蓋斯人老成非喜功好勝之流以是特嘉
獎之○命內臣齊喜提督廣東市舶
十二月　上謂蹇義陳瑛等曰為國牧民莫切于守令
賢則一郡一邑之民有所恃而不得其所者寡矣如其
不賢當速去之蓋吏部選授出一時倉卒未能悉其才
行必考察所行乃見賢否其令巡按監察御史及按察
司凡府州縣官到任半載以上者察其能否貪廉之任

北部徙富近山東民安關中之意

具奏○選天下殷實大戶充北京富戶附籍順天府○

部令凡有利國利民之事不拘百工技藝之人皆許具實封奏○勅吏部傳令內外諸司于群臣百姓之中各舉所知或堪重任而沉滯下僚或可剸繁而優游散地或抱道懷才隱居田里無問遠近並以名聞毋媢嫉蔽賢毋徇私濫舉

劾媢嫉蔽賢濟私濫舉入乎所以不得眞才賢者一漸來

甲申永樂二年正月改封懿文太子第四子敷惠王允熙爲甌寧王奉懿文太子祀○遣永春侯王寧隆平侯張信齎璽書召世子及郡王高煦赴京

二月會試天下貢士命侍讀學士解縉侍講黃淮爲考

取士從多
盛典

試官取楊相等四百七十二人先是禮部奏請會試選士之額　上問洪武中所選幾何尚書李至剛對曰各科不同多者四百七十餘人少者三十人　上曰朕卽位初取士姑率其多者後不爲例

三月廷試賜曾棨周述周孟簡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命平江伯陳瑄充總兵官都督宣信充副總兵帥舟師海運江南糧百萬石至直沽以給北京自是歲以爲常

冊立太子

○四月甲戌冊立世子御名高熾爲皇太子郡王高煦爲漢王高燧爲趙王○命吏部尚書蹇義兵部尚書金忠並兼詹事府詹事禮部尚書李至剛兼左春坊大學

極一時人才之盛

士。陞解縉翰林院學士兼右春坊大學士。黃淮胡廣爲左右庶子、仍兼侍讀、胡儼楊榮、爲左右諭德、仍兼侍講、楊士奇金幼孜兼左右中允、召北京刑部主事尹昌隆、爲左中允、修撰李廣爲右中允、陞編修楊溥中書舍人姚友直俱爲司經局洗馬、餘贊善司直司諫清紀校書

緣靖[illegible]

正字官、俱擇人爲之、初上與武臣丘福等、議建儲、文臣惟金忠預、會皆靖難時股肱也、武臣咸請立高煦、謂其有扈從功、金忠以爲不可 上猶豫未定、遂召解縉預議、縉言立嫡以長、復曰好聖孫、指太廟也 上又密

淮言萬世正法

以問黃淮、淮亦曰長嫡承統萬世正法、復召問尹昌隆

預危之意兵見於言詞

旨陛對與淮同。

上意遂決立東宮

靖難兵起世子居守高煦有膂力善騎射從行屢有功江上之戰靖難兵稍却高煦遂引胡騎兵至文皇撫其背曰吾力倦矣汝努力已而議建儲藩府舊臣淇國公丘福駙馬王寧皆善高煦時時稱二殿下文皇曰居守功高于扈從儲貳定于嫡長且元子仁厚眞社稷主汝等勿復言至是儲已定封高煦國雲南煦怏怏不肯去曰我何罪斥萬里改青州又怏怏不肯去曰我何罪盡我齋上文皇不悅皇太子爲解得暫留京師又請得天策衛爲護衛曰唐太宗天策上將吾得之豈偶然又請益兩護衛曰我英武豈不類秦王世民乎

安南故王孫陳天平來朝奏言其王曰焜爲奸臣黎季犛所殺季犛上表冒姓名曰胡一元子曰胡查詐稱陳

弑主篡位暴虐國人一國皆爲蒙盜其罪難容

氏絕嗣奃爲甥求權署國事　上從其請踰年天平由雲南老撾走至京師、愬其實、其陪臣　伯耆適來告急自比于包胥　上憐而納之　命有司賜居第月給其廩、十二月安南遣使賀正旦　上令禮部出陳天平見之使者識其故王孫也皆錯愕下拜有感泣者裴伯耆亦責使者以大義皆惶恐不能對　上聞之遣御史李琦行人王樞齎勑問胡奃纂奪之故

五月　上諭講臣曰帝王之學貴切己實用講說之際凡一切浮泛無益之語勿用。

五月封哈密安克帖木兒爲忠順王

文華寶鑑成

知要二字揭出為治真種子

被哈密古伊吾廬地在燉煌北大磧外西北羌胡往來要路也元封忽納失里為威武王已而改封肅王卒弟安克帖木兒嗣洪武時置甘州衛于張掖肅州衛于酒泉涼州衛于武威西寧衛于湟中又置山丹永昌鎮番莊浪四衛高臺鎮夷古浪三千戶所自陝西蘭州渡河千五百里至肅州肅州西七十里為嘉峪關○文皇初設關外七衛曰哈密曰安定曰阿端曰赤斤蒙古曰曲先曰罕東曰罕東左七衛皆在嘉峪關西哈密又在六衛西東去肅州西去吐魯番各千五百里北至瓦剌數百里至是改封安克帖木兒為忠順王以頭目馬哈麻火只等為指揮等官分其衆居苦峪城

文華寶鑑成先是命侍臣輯自古以來嘉言善行有益于太子者為書以授　皇太子至是書成　上召皇太子諭之曰修已治人之要具于此書昔堯舜相傳惟曰允執厥中帝王之道貴乎知要知要便足為治爾其勉

之、皇太子拜受而退○上顧侍臣解縉等曰朕 皇考訓戒太子嘗採經傳格言爲書名儲君昭鑒錄朕此書稍充廣之益以 皇考聖謨太訓以爲子孫萬世帝王之法誠能守此足爲賢君昔秦始皇敎太子以法律晉元帝授太子以韓非書帝王之道廢而不講所以亂亡朕此書皆大經大法卿等兼輔東宮從容閒暇亦當以此爲說庶幾成其德業他日不失爲守成令主○上御奉天門召六科給事中諭之曰朕君臨天下夙夜惓惓惟欲君民老少皆安爾等職居近侍比來皆不聞一言及于軍民利病何也可退而思之條析以聞朕將審

賈誼曰爲君者有道之子文皇有論一

求言圖治

擇行之又曰天立君以養民君不恤民是不敬天君資臣以成治臣不輔治是不忠君朕與爾等皆不可不勉

又一日諭六科曰朕日臨百官可否庶幾或有失中爾等宜直言無隱又顧學士解縉等曰敢爲之臣易求敢言之臣難得敢爲者强于巳敢言者强于君所以王魏之風世不多見欲使進言者無所畏聽言者無所忤天下何患不治朕與爾等皆勉之

上擢左善世道衍爲太子少師始復姓姚賜名廣孝上自是稱爲姚少師而不名亦終不蓄髮娶妻居止多在僧寺常賜二宮人亦不近至是命其往蘇湖等府賑

其姊賢哉也

此等著書者亡于法不秘欺天也

簡廣孝初爲僧其姊嘗戒之曰汝旣爲和尚當發慈悲心盍知其好殺也及預靖難姊歎息謂人曰和尚慈悲當如是耶廣孝旣貴還吳往見姊姊拒之曰貴人何用至貧家爲不納廣孝乃易僧服而往姊堅不肯出家人勸之姊不得已出立堂中廣孝卽連下拜姊曰我安用爾拜許多耶曾見做和尚不了底是甚好人言畢遂還戶內不復再見

六月饒州鄱陽縣儒士朱友季詣闕獻所著書專毀濂洛關閩之說肆其醜詆　上覽之怒曰此儒之賊也李至剛解縉等請寘于法楊士奇曰當毀其所著書庶幾

其書不焚
流害無窮

此塹壁清野之策近日邊陲屯聚當達此

不誤後人。上從之。即遣行人押友季還饒州會同府縣官聲其罪杖之。悉焚所著書。

七月解縉等進呈大學正心章講義。上覽之。諭解縉等曰。人君誠不可有所好樂。流而不返。則欲必勝理。朕每退朝。未嘗不思管束此心爲切要。人君但于宮室車馬服食玩好無所增加。則天下自然無事矣。○勅諭寧夏總兵官都督何福等曰。寧夏多屯所。虜猝至。恐各屯先受掠。可于四五屯內擇一屯有水草者。四圍浚濠。廣丈五尺。深如廣之半。築土城。高二丈。開八門。以便出入。旁近四五屯。輜重糧草皆聚于此。無警則各居本屯耕

野蚕成繭
獻騶虞

牧有警則驅牛羊入城固守以待援兵則寇無所掠此特守屯事朕過計如此其攻取戰守之策在爾深思之○野蠶成繭禮部請賀不受○周王橚來獻騶虞百僚稱賀上謂侍臣曰祥瑞之來令人易怠是以古之明君皆遇祥自警未嘗因祥自怠警怠者國之安危係焉騶虞若果爲祥其朕更當加愼是日宴周王于華蓋殿賜其從官宴于中門

九月夏原吉浙江治水訖工先是原吉至浙西按視咨訪利害奏言浙西諸郡蘇松最居下流環以太湖綿亘五百餘里納杭湖宣歙諸州溪澗之水散注澱山等湖

以入三泖頃爲浦港堙塞滙流漲溢傷害禾稼拯治之法要在浚滌吳淞諸浦港泄其壅遏以入于海上從之于是發浙西兵民十餘萬浚吳淞南北兩岸安亭等浦引大湖諸水一自嘉定縣劉家港徑入于海一自常熟縣白茅港直注于江又浚松江府范家丘至南蹌口上接大黃浦以達湖泖之水以復禹貢三江入海之跡水患乃息

高汝栻曰國家財賦仰給東南而吳郡恒多水患蓋東南諸水咸匯太湖太湖由三江入海而三江久失故道東江不可復尋獨婁江尚在吳淞江雖在而多湮其別出一支分從常熟白茅港入海最大且駛而海沙關塞久成平陸以大勢論太湖吞納衆流猶人之腹白茅吳淞則尾閭也陽城崑山華亭諸處猶脉

絡也。尾閭不泄，腹且䐜脹為病。四支百脈，無不病者。故疏宜興、湖州諸閘，水歸太湖無礙，則常之宜興、武進，湖之烏程、歸安，淞之華亭，可無水患。與淞、白茅之閘，太湖之水入江海無礙，則蘇之長洲、常熟、崑山可無水患。不特永樂初夏忠靖公治之，即正統中周文襄公、景泰中李侍郎敏、弘治中徐侍郎貫、嘉靖中李尚書充嗣治之。夫忠靖、文襄不可尚已，其餘雖互有得失，然其施為之品式、舉行之次第、扶剔之蓄樊，往迹具在，有志經國者所當一一究心者也。

上與侍臣論諸關隘之險，解縉曰：關隘之險，莫如山海關，其次則金陂、君庸、松亭、古北口，皆天造地設，以為華夷之限，皆在京師之脊背，若負扆然，可謂天險矣。上曰：山川丘陵，地之險也；城郭溝池，人之險也。夫險者何？不可階而升，即其險也。人險有功，地險有形，天險自然

而已在德不在險德者天險也

高汝栻曰五代史稱榆關在平州之東其東臨海北有兎耳山覆舟山皆斷絶並海東北有路狹僅通車其旁僅可耕植唐時置陝石白狼諸城以守之即今山海關後金虜節要曰燕山之地易州之西北乃金坡關昌平縣之西乃居庸關景州之東北乃松亭關順州之北乃古北口也平州之東乃榆關榆關之東即金人之來路蓋金攻燕路即紫荊關榆關即山海關松亭關不知所在。

以翰林侍講胡儼爲國子監祭酒〇翰林侍講學士王達侍、
皇太子進講乾九四爻畢儲貳爲說講畢、
皇太子召楊士奇問曰經旨于此恐無儲貳之說達不含譏否、奇對曰講臣非正道不陳豈敢含譏此本宋儒

無月新註 今考太宗此段真態其始終之意

胡瑗之說也。皇太子曰、對我言此、常人得此爻亦舉此說乎。士奇曰、殿下此問最好。因舉程子云、凡卦六爻。人人有用。聖賢有聖賢用。衆人有衆人用。君有君用。臣有臣用。無所不通。皇太子大悅。○上御右順門、召解縉、黃淮、胡廣、胡儼、楊榮、楊士奇、金幼孜、諭之曰、朕即位以來、爾七人朝夕相與共事。朕嘉爾等恭慎不懈。故在中亦屢言之。然恒情保初易。終難。朕固常存于心。爾等亦宜謹終如始。庶幾君臣獲保全之美。縉等叩首言、陛下不以臣等淺陋、過垂信任。敢不勉勵圖報。上喜、皆賜五品公服、又曰、皇后數言欲召見爾七人命婦、其

宮如家庭眷順可想明良相遇之風

諺云救人須救急中急切莫閑軍國乎彼欲返報還延請以待報而後行者眞視世之隔視也

不拘文法盡心設務上下各盡其道

令郎赴柔儀殿見是日緒等妻入見　中宮訓勞備至

皆賜五品冠服及鈔幣表裏○鄭賜劾奏廣東儋州知

州陳敏同海南衛千戸陳善等運糧遭風壞舟擅以官

糧濟軍士請逮問之　上曰運糧所以蓄軍有急安得

不與賜等曰法非有命不得擅給　上曰事有權宜待

報而後給無及矣汲黯所以達大體也其置勿問

十月御史有言甘肅總兵官宋晟擅竊威權事多專制

上諭侍臣曰任事不專則不能成功況大將受邊寄豈

可盡拘文法今當明與晟言使之釋疑勑之曰前者御

史言卿專擅此言官欲舉其職夫為將不專則功不立

黃河清

白象飼穀

非明君不能

朕既付卿以閫外之任。事有便宜。即行而後聞自古明君任將率用此道忠臣事君、亦在推誠朕知卿有素、委以重任彼雖有言卿勿置意但盡心邊務以副朕懷○十一月山西潞州、河津縣、禹門渡黃河清自是月十七日至明年三月十八日、始復舊○戶部尚書郁新等言、御馬監索白象食穀、　上曰、白象何補實用乃欲奪民食以飼之此古人所謂率獸食人者勿聽復召御馬監官責之曰爾輩坐食膏粱衣輕煖豈知百姓艱難計無一日所飼穀當農夫數口之家一日之食朕為君職在養民爾輩不令朕知而爲此事如復敢爾必誅不宥○

冊立長子妃張氏爲皇太子妃　上方寵愛漢王而內臣武戚後嬖皇子短于是失愛　上常令太子諸王習射太子以體肥碩腰腹數圍若不能射　上輒見恚令有司減削肉食某官供膳私益以家散　上知縊其人　上常抑鬱含愠對徐　皇后曰何以了事后毎緩勸之一日內苑曲晏　上對后恚詈皇太子　甚憤怒將張妃亦侍晏忽不見　上令覓之乃在爨室手製湯餅以進比薦　上大喜曰媳婦兒好他日我家虧他撑持痛飲而罷

高汝栻曰本朝母后惟　仁孝爲徐武寧女餘皆出民間勳戚大臣皆不得立亦其勢使然頼于國家有

並觀漢宣許后起微時。登至尊日淺。從官車服甚儉。及霍后立。輿駕侍從日盛。賞賜官屬以千萬計。與許后時懸絕。女子若生長富貴。不知民間苦樂。起而居天下之上。縱志奢華。無所恡惜。人主又從而況之。奇技淫巧。必從此作。天下敝矣。閭閻女子。平生所見。固少奢麗之觀。又習于勤儉。一旦享至尊。供養方且駭異。若不敢當。其于服食器用。必有愛惜不至暴殄。且在人主左右。得以民間所見。朝夕陳說。尤重之上。得知閭閻疾苦。勝于諷誦訓誡。當萬萬也。 祖宗立法之意。此其一云。

北京刑部尚書雒僉言事語涉誹謗、上以其奏示羣臣、于是都御史陳瑛等、劾奏僉居官貪婪暴虐、擅作威福千餘事、伏誅、

改工部尚書黃福爲北京刑部尚書、陳瑛劾其不能存恤工匠故也、

渦君良悟將所道理

刑部尚書鄭賜等、奉天征討官有以罪繫獄者、請論功定議、 上曰朝廷太公至正之道有功則賞有罪則刑。刑賞者治天下之大法。不以功掩過。不以私滅公。此輩征討之功。既酬以爵賞矣。今有犯而不罪。是縱惡也。縱惡何以治天下。其論如律。通政使趙彝奏山西民言介休縣出五色石可為器用 上曰此侫覬小人不可聽。數年兵革災荒。百姓困苦。未得寧息。今又可以此重困之乎。官府求一物。即百姓受一害。况此石饑不可食寒不可衣。累民何為。設天津衛于直沽 上以直沽海運商船往來之衝。宜設軍衛。且海口田土膏腴。命調

祖宗朝中官之設亦此視正統以後何啻天淵

沿海諸衛軍士築城戍守建百萬倉以備海運糧別以
小船轉運北京。上聞中官以應天府私取工匠役之
命錦衣衛逮治其罪且召府尹向寶責之曰爾職牧民
當體國家愛民之意宮禁使令之人非有重權汝何畏
而輒聽之擅以朕百姓作人情可逃罪乎今姑宥爾若
復蹈前非必誅命錦衣衛執私役工匠之中官而治之
○賜六部尚書侍郎金織文綺衣各一襲仍賜學士解
縉及黃淮胡廣楊榮楊士奇金幼孜各二品金織衣一
襲與尚書同縉等入謝言恩禮太過上曰朕于卿等非
厚也代言之司機密所寄况卿六人旦夕在朕左右勤

批折妙

此舉乃滿其孥俗不相親撮使[illegible]內祭外

勞贊翊不在尚書下。故于賜齋必求其事功何物品級。自後凡有賜齋、緡等皆與尚書同。○曹國公李景隆有罪下獄、免坐僭踰不法及匿養亡命誅爲不軌也。五府、六府都察院連章劾奏其罪併及其射增枝。上初宥景隆免、惟沒其田賍、令杜門省愆。乃造妖讖謂十八子、當有天下、遂執之下獄。景隆見上呼曰陛下、非臣開門奉迎、何以有今日。上折之曰幸是朕來、若他人來、汝亦開門耶。景隆語塞、遂免于獄、幽閉其家人、四十餘年。男女自相昏配云。○分女直地建置都司衛所、時海西女直野人頭目來朝、設建州、毛憐、必里、兀者、赤不罕

以夷攻夷之上策也

祖宗惟務厚下足民深得王道藏富于民之道

等衛封其頭目爲都督都指揮千戶百戶鎮撫等　賜印
及誥俾仍舊俗各統其屬以時朝貢自後東瀕海北至
奴兒干北海悉境皆來歸附自開原迤北因其部族建
置奴兒干爲都司一爲衛者三百八十四爲千戶所者二
十四爲站爲地面者各七○各令處衛所屯田若官員
軍餘家人自願耕種者不拘頃畝任其開墾子粒自收
官府不許比較○上手書倚任大臣十人蹇義等名授
縉曰此十人者皆卿厚善具實封以對縉對曰義天資
厚重中無定見夏元吉有德有量不遠小人劉儁雖有
才幹不知顧義鄭賜可謂君子頗短于才李至剛誕而

附勢。雖才不端。貢稿秉心易直。確有執守。陳瑛刻于用法好惡頗端宋禮戇直而苛人怨不恤陳給疏通警敏亦不失正方賓簿書之才驅解之心奏上　上以示東宮曰至剛朕已洞燭餘徐驗之後　仁宗出所評示楊士奇曰人謂縉狂士縉非狂士也　上又問建文君所用之人何如對曰此皆洪武中人材事已往不足論又問尹昌隆王汝玉對曰昌隆君子而量不宏汝玉文翰不易得悉有市心　上深然之

乙酉永樂三年正月免順天永平保定田租二年　寧夏總兵何福盡心屯田積穀　奏請更定屯田賞罰爲

庶吉士館課始此

國初加意作人故一時實心鼓舞故人亦以實心應之

經久之計、降勑獎諭之、命學士解縉等、選新進士才識英敏者、俾就文淵閣進其學。于是縉等選修撰曾棨、編修周述周孟簡、庶吉士楊相劉子欽、彭汝器王英王直、余鼎、章敞、王訓、柴廣敬、王道、熊直、陳敬宗、沈升、洪順、章朴、余學夔、羅汝敬、盧翰、湯流、李時勉、段民、倪維哲、袁添祿、楊勉、凡二十八人、以應二十八宿、時庶吉士周忱、自陳年少願進學、上曾曰此有志之士也、命增忱為二十九人、遂命司禮監給紙筆墨、光祿給朝暮膳、禮部月給膏燭、工部擇近第宅居之、仍命解縉領其事。上或時至館中程試課業、或召至便殿、問以經史、許子故

實。且搜奇書僻事。以驗所學。每五日一浴沐。使內臣隨之校尉備驅從。人莫不歆其榮。

高汝栻曰。斯時上又選中書舍人二十八人習羲獻書。以黃淮領其事。一日淮侍 上。問諸生習書何如。淮對今翰林有五墨。近陳宗淵不敢併二十八人之列。但日日跪堦下臨搨。 上問曾持所書來否。淮即出書呈 上。上問何鄉人。淮以越陳剛之後對。上曰當令與二十八人同習。淮曰此人尚在匠籍。須側與飲食筆劄。于是命有司落其籍。往入士林。 聖主作養人材。不拘流品如此。

四月 上謂侍臣曰。致治之道。莫先于廣言路。蓋天下之大。吏治得失。生民休戚。人不言。 朝廷何由悉知。又曰邇來在宮中偶忘一事。問左右皆不能記憶。益沉思久而後得之。朕以一人之智。處萬幾之繁。豈能一一記

情不忘。一一處置不誤。拾遺補過。近侍之職。自今事之叢脞者。爾等宜悉記之。以備顧問。所行有未合理。亦當直諫。朕自起兵以來。違誤直言。爾等慎勿有所顧避。○

韃靼酋長把都帖木兒等率衆歸附。北虜日益聚近邊。甘肅總兵官都督宋晟遣人諭以　朝廷威德。其酋長平章把都帖木兒倫都兒灰率部衆五千。馬駝萬六千來歸附。

五月上以代寧秦晉永興高平平陽諸王過失日多。思祖訓戒以全親親之義。同楚齊蜀等王俱賜書諭之。

妙無痕迹

六月湖廣都司言楚府付鎮牌一面。遇夜差人出城驗

山印衆餘所指降附義渠莫及遼仰良可此宜相爲折衝之術

此開門、上以書諭之曰、國家舊制、在外各衛門、領屬都司軍衛、今王府自出此牌、殊非所宜、即宜停革以副倚重之意、

七月把都等來歸、上大喜、命把都等爲右軍都督僉事、賜姓名吳允誠、倫都兒灰爲后軍都督僉事、賜姓名柴允誠、其部屬保住、爲陝西行都司都指揮僉事、賜姓名楊效誠、餘爲指揮千百戶鎮撫、役賜冠帶襲衣文綺表裏、白金鈔定有差、命居涼州、令總兵宋晟加意撫恤、俟允誠等居處既定、選其中勇壯數百、恭以官軍三倍于塞外、假邏非但耀威、亦以招徠未附者、仍賜勅嘉奬

宋晟招懷之功。○宋禮為工部尚書禮為工部侍郎時嘗比京取材川蜀伐山通道深入險阻故下勅嘉其勞績○巡按廣東御史汪俊民言瓊州周圍皆海中有黎毋等山皆生熟黎人所居藏亡匿叛侵擾居民今朝廷遣使招諭原愚以為黎性頑狠山水峻惡瘴毒最甚臣訪得宜倫縣熟黎峒首王賢祐舊嘗奉命招諭黎人從化者多請仍詔賢祐至京量授以官俾往招諭戒約諸峒無納逋逃其熟黎則令隨產納稅一切差徭悉與蠲免生黎歸化者免其產稅三年峒首則量所招名數多寡授以職事如此庶幾黎民願服從之○海內諸番與

精誠可以感鬼神

貢之使盖名命福建浙江廣東市舶提舉司各設驛以館之

八月戶部尚書郁新李召浙西治水戶部尚書夏原吉還掌部事

湖州慈感寺湖音滸下水清澈有蚌嘗浮水面吐珠每風雨即有蛟龍來攫忠靖治水至湖宿寺中夜有黑衣白裳携一美女來見訴曰久寓于此蛟欲欺家欲奪吾女若得大人一字為鎮彼即懾伏不敢動公書一詩與之中有蚌頗心之句拜領而去未幾公至吳淞江有金甲神來訴曰聘一鄰女已久無賴騙大人手筆抵塞不肯嫁請改判公張目視之神遂遁畏退公因悟曰是慈感蚌珠之化也牒于海神次日大風雨震死一蛟于錢溪之北文皇方有偵卒報知及還朝問狀對曰此皆門下感德百神効靈臣何能焉上悅甚

國子監祭酒胡儼請申明洪武所定學規從之
儼博極羣書天文地理以及醫卜律曆無不通其說
洪武中為相城知縣戒虎捕盜奏免積年逋負解縉
薦之文皇屢擢是職四年春 上幸學賜坐講經
上俯聽悅賞賜甚厚其在太學以師道自尊公卿莫
不加敬士亦太學出至顯位者咸執弟子禮益泰名
重天下諸生有故告歸者咸生法戍邊賴儼申救得
免宋訥以
後一人焉

禮部尚書李至剛有罪下獄降為儀制司郎中

上以太祖御製嘉禾詩 石裴演成軸賜近侍儒臣

九月改刑部尚書鄭賜為禮部尚書擢真定府知府呂
震為刑部尚書加封信安伯張輔為新城侯時丘福朱
能言其父玉靖難功大輔從征之功亦多故也

後劉子欽庶吉士子欽由省元至會元將殿試解縉喜其才稱曰狀元屬子矣子欽自負畧不少遜縉少之明日廷對以曾棨敷陳詳盡殆及萬言遂爲第一子欽名在十人之後壓其負也與選庶吉士 上一日命左右至文淵閣視庶吉士講習否令一一記其動静比報各有所事唯劉子欽初飯罷被酒袒衣席地酣睡 上召至謂曰吾書堂爲汝臥榻耶罷去其官可就往爲工部辦事吏子欽畧不分訴竟謝恩起至外買吏巾絛服之步入工部跪于庭尚書見之驚曰劉進士何爲爾特起迎之子欽曰奉

聖旨命子欽爲本衙門吏尙書不敢答子欽便登堂侍立于傍與羣胥偶少頃　上又命一豎入部覘之還報云　上令召來子欽猶吏服至　上曰汝好沒廉恥顧左右還與冠帶歸内閣着讀書子欽又遽起謝恩出具冠袍還閣中後以刑部主事坐累謫廣西南丹終　太宗之世止於教官竟不顯云子欽江西人景泰甲戌始卒壽八十七

四川布政司奏言舊制諸番以馬易茶不許夾帶私物但有司邊禁又慮杜絶遠人　上曰立關互市所以資國用來遠人也其聽之

十月駙馬都尉殷爲盜所殺殷盡心于建文君　上登極以寧國公主故優容之既而都御史陳瑛等劾奏殷蓄養亡命私匿縺靼人與女秀才劉氏朋奸詛祝乞正其罪　上曰朕自有處令錦衣衛執所匿縺靼人送遼東殷夙與都督譚深錦衣衛指揮趙曦有隙一日俟殷四鼓入朝經笪橋令人擠殷死橋下水中○都督許成發其事　上即捕深等問曰汝與都尉何仇深曦二人誑對曰殷自投水死　上命將殺之二人曰奉　旨奈何殺臣　上大怒立命力士持金瓜落二人齒斬之并其屍決于竹橋以報諡殷曰榮定初公主嘗貽書請祭

兵至文皇不答兵至淮北　文皇與公主書言與兵不得已令公主還居太平門外勿罹兵禍公主亦不答公主高皇帝長女也殷既歿公主牽文皇衣大哭問駙馬安在文皇笑曰爲公主跡蹤賊無自苦公主謹護二子遽命速取二帶來北至一金一玉文皇與公主言子二甥長順昌都督次景福旗手衛指揮僉事是時咸在髫齡公主保護甚至恒與同寢置之卧榻數年比長乃已上亦恒賜手書有曰朕若不念爾毋親爾不至今日爾畜生宜知之後改孝陵衛指揮使至今世襲

十一月封甘肅總兵官宋晟西寧侯子琥尚安成公主

省建之功

朴既讀書善亦陰發以交性命復已官職于心安乎

有功中國

瑛、尚咸寧公王、忠誠伯兵部尚書茹瑺有罪下獄除名爲民坐不送趙王也○殺庶吉士章朴先是禁收藏方孝孺詩文令刑部出榜曉諭天下、都行燒毀敢有收藏者、照依奸惡罪之時朴屢以詿誤與序班楊善同坐事、朴與善言家有孝孺文集善即借觀密以奏聞 上怒遂朴戮于市而復善官

丙戌永樂四年正月遣使齎璽書褒諭日本國王源道義先是對馬岐臺等島海寇劫掠居民勅道義捕之道義出師獲渠魁以獻而盡殲其黨類 上嘉其勤誠故有是命行賜道義金銀綵繡衣衿帳并髹桃銀盤器文

持之心固
夷狄之心
也

得石龜

諸物又封其國山曰壽安鎮國之山立碑親製文賜之○命趙王高燧居守北京○姚廣孝既見其姊其姊待之甚嚴他日復求見姊曰吾弟行差路頭今亦悔否廣孝曰固然第天命有在不得不爾姊不答廣孝曰姊老矣又家無恆產可遺子與我俱北嘗爲之一官所入常條差足供饘粥耳姊曰和尚且休老身止此一子不要教他做歹事郎家貧餓死吾固甘之矣廣孝慚不復言

二月詔建孝陵碑伐石龍人得石龜長尺許其文玄恭儒臣楊士奇等撰詩賦以進○三御右順門晚朝百官奏事畢皆趨出 上召六部尚書及近臣諭曰晉朝四

方所奏事多君臣之間不得盡所言乎後事間卿等有所欲言可就從容陳論毋以將晩朕倦于聽納蓋朕有所欲言者亦欲及此時與卿等計謀自今凡有事當商畧者皆于晩朝來庶得盡委曲

二月會試天下舉人命侍讀學士王達洗馬楊溥爲考試官取朱縉等二百二十人

三月廷試賜進士林環陳全劉素等及第出身有差

尊師之至

上視太學禮部尚書鄭賜言宋制謁孔子服靴袍再拜上曰見先師禮不可簡必服皮弁行四拜禮命禮部

購求遺書

購求遺書 上視朝之暇輒御便殿閱書史或召翰林

儒臣講論嘗問文淵閣經史子集皆備否解縉對曰經史粗備子集多闕 上曰士人稍有餘資皆欲積書況朝廷可闕乎遂命禮部令擇通知典籍者遣使四出購求○命哈密脫脫襲封忠順王賜以金印先是元肅王勿納失里王哈密安克帖兒者勿納失里之弟也 上登極遣使來朝貢馬因封為忠順王尋為鬼力赤毒死無問其兄子脫脫幼俘入中國命襲王爵賜以金印玉帶遣其詳還其國撫恤其民 召北京儒士武周文至命為翰林侍講學士 上諭胡廣曰朕守藩特王府官亦有三二人知易者然皆不若周文切實但所言亦有

文皇深明易理

說出要領

拘滯處益易道在變通不失其正古人隨時從道之說最得要領唯在虛心以玩之耳又曰爲學不可不知易只內君子外小人一語人君用之收效不小未幾以老賜勅致仕○上遣人責季犛篡國之罪季犛卑辭表請天平還國 上不逆其詐遣鎮守廣西都督僉事黃中呂毅以兵五千護送天平還時大理卿薛嵓諭廣西中舉以輔行既入安南境至丘溫季犛令陪臣黃晦卿等以廩餼迎候及牛酒犒師晦卿及諸從者見天平皆拜舞踴躍中遣使前覘之往來皆無所見而迎者壺漿相屬于路中以爲實然遂徑進度隘留雞陵二關將至芹

猖于野心潜伏奸謀欺我中國之甚

站山路險峻林木蒙密軍行不得成列且遇雨潦忽伏發大呼刦天平逺近相應鼓譟動山谷冦且十餘萬中等亟整兵擊之冦已斬絶橋道不得前天平與嵩皆死中等不得已引兵還事聞　上大怒謂成國公朱能等曰蕞爾小醜罪惡滔天猶敢潜伏姦謀肆毒如此朕推誠容納乃爲所欺此而不誅兵則奚用能等皆曰逆賊罪大天地不容臣等請仗天威一舉殄滅之　上遂决意興師

五月齊王榑有罪入朝留之先是榑結撫賴養刺客私借帝號及爲呪詛厭鎮等事屢有告之者　上不忍罪

之但賜書諭令改行于是榑入朝既至廷臣交章劾奏
榑罪不當宥榑厲聲曰姦臣又欲喋喋效建文時離間
耶理當盡斬此輩　上聞之不懌曰榑兇悖出于天性
此其心可知矣命罷去其隨侍護衛及長史等官處之
京師

六月己未朔日有食之是日陰雲不見禮部率百官賀
不許○回回結牙思進玉瑰　上不受命禮部賜鈔遣
歸曰雲南西南夷大古剌小古剌等部落皆來朝貢設
置宣慰使司二長官司五以統之先是中官楊瑄與雲
南千戶孟景賢齎詔往撫諭諸夷至大古剌及隣境

二宣慰五長官一按志皆不載皆以遐荒之極後於不能通也

諸夷曰底底馬撒曰茶山曰底板曰孟倫曰八家塔等處皆遣使隨瑄等入朝貢方物且言古剌等部皆在西南極邊自昔不通中國今天朝遣官宣布恩命小民皆願內屬乞設官統理仍招諭旁近未附之民從之于是以大古剌酋掇的那涙底馬撒酋臘罔怕並爲宣慰使餘皆授長官司長官遣官齎誥印勑符往賜之○上視朝罷御右順門召成國公朱能新城侯張輔謂之曰安南黎賊罪大惡極天地所不容今命汝等將兵討之爾等由廣西入西平侯由雲南入度用師幾何能等對曰臣聞仁不可爲衆也仁義之師天下無敵臣等奉揚天威

當一鼓掃滅師之多寡惟　上所命　上壯之
七月大發兵征討安南黎賊命成國公朱能佩征夷將軍印鎮守雲南西平侯沐晟爲左副將軍新城侯張輔爲右副將軍豐城侯李彬爲左參將雲陽伯陳旭爲右參將命兵部尚書劉儁參贊軍事刑部尚書黃福大理寺卿陳洽督軍餉置神機遊擊橫海鷹揚驍騎等五將軍選都督都指揮等官充之共二十五將軍督兵分道進發命沐晟率四川雲南兵由臨安府蒙自縣入朱能將大軍由廣西思明府憑祥州入令彼此犄角聲勢相聞協力成功○武臣有言黃福建文舊臣且近有過不

君臣相與在推誠上能誠則人皆盡力矣責備仔上

可復任者　上諭之曰君臣相與在推誠不可蓄疑唐
太宗爲君王珪魏徵初皆仇怨一體委任用之不疑兩
人終盡乃心輔政知無不言尉遲敬德亦仇敵也既獲
而用之便得其效力皆太宗有至公之量故能得士力
朕用人無問新舊惟賢才是用何嘗存一毫私意有過
者必體情容之有才者必推誠用之上能誠則人樂盡
力若或有疑則人圖苟免又誰肯盡心爾自今愼之勿
復有言
閏七月詔建北京宮殿命文武羣臣國公兵福等分行
各省徵造磚瓦採木徵匠赴京聽役

甘露降醴泉出

聖主容直言路所以大開也

九月甘露降　孝陵松栢醴泉出神樂觀命中使取獻
宗廟分賜廷臣○戸部人材高文雅言有政首舉建文
事次及救荒卹民言詞率直上命禮部會官議行之陳
瑛等劾奏其狂妄請寘之法　上曰草野之人不知忌
諱其中言有可采勿以直而廢之
十月朱能有疾留龍州張輔等率師發憑祥度坡壘關
入安南境前哨破隘留及鷄陵二關賊皆敗走輔等進
度芹站至昌江市橋造浮橋濟師至北江府新福縣駐
營沐晟亦率雲南兵至白鶴遣人來會時賊恃僑東西
都及宣江洮江沱江富良江以爲固于江北北岸緣江樹

柵多遝鹽增築上城城柵相連亘九百餘里盡發江北諸府州民二百餘萬守之又于冨良江南岸緣江置樁盡取國中船艦列于樁內諸江海口俱下桿木以防攻擊賊之東都守備亦嚴時列象陣于城柵內拒守險以老我師○輔等遂自三帶州駐市江口造船圖進取○征夷將軍成國公朱能卒于龍州年三十七先是師踰庚嶺　上謂侍臣曰朕夜察天象西師有憂朱能其不免乎能足辦斯事第慮氣候非其所習耳訃聞　上震悼柩還　上親爲文祭之極其悲愴追封東平郡王謚武烈

洪永二朝皆行海運不得便于二漕實令將士習于海道以防倭寇自海運廢而倭縱横浙直一帶受其荼毒矣

能狀貌魁偉、身長八尺、驍捷有膂力、每遇勁敵大呼馳鬪、以一當百、敵皆辟易、出謀制勝、靡有遺策、爲將善撫士卒、歿之日、將校皆爲流涕云、

平江伯陳瑄督海運至遼東、舟還、値倭寇刧沙門島、瑄率衆追至朝鮮境上、焚寇舟殺溺死者甚衆。○西城亦力把力國入貢、其國在肅州西北三千七百里、古龜茲國也、十二月、張輔等克安南多邦城、賊西都亦潰、先是驍騎將軍、都督僉事朱榮、敗賊衆于嘉林江、沐晟軍亦至洮江北岸、與多邦城對壘、輔率大軍營于城北之沙灘、與晟合勢、賊新築土城高峻、城下設重濠、濠內密置竹刺、濠外坎地以陷人馬、城上守具嚴備、賊兵如蟻、將官軍

攻具亦完、輔乃下令軍中曰、賊所恃者此城、大丈夫報國成功各在此舉。先登者不次陞賞。于是將士皆踴躍用命。議遣兵夜襲其城、以燃火吹銅角爲號。是夜四鼓輔遣都督黃中等、銜枚舁攻具過重濠至西南城下。以雲梯附城。都指揮蔡福等、先登。以刀亂砍賊衆。驚呼城上火炬齊明。銅角競響。城下將士俱奮勇繼發。賊倉皇失措。矢石不得發。皆散走。我軍遂入城。賊將又于城內列陣接戰。驅象當前。輔督遊擊將軍宋廣等、以蕾禦象。馬神機將軍羅文等、以神銃翼而前。象皆股慄、又爲銃箭所傷、皆退走奔突。賊衆潰亂、官軍長驅而進。殺賊帥

迎西僧尚師

梁民獻祭伯崇等追至傘圓山賊衆者不可勝計西都賊聞之亦焚宮室倉庫逃入海于是三江路宣江洮江等州縣次第皆詣軍門降○徵天下道士至京師即朝天宮神樂觀洞神宮修舉金籙齋法薦 皇考 皇妣車駕幸齋壇七日而畢○迎西僧尚師哈立麻至京師先是 上在藩邸聞烏思藏有尚師哈立麻者異僧也及即位遣中官侯顯賫書幣往迎五歷寒暑乃至車駕躬往視之無拜跪禮合掌而已○既寧王允熙暴卒邸中忽火起驚仆地卒時年十六謚曰哀簡

丁亥永樂五年正月出翰林學士解縉為廣西布政司

易儲事頗洩于外上訪之蒋驥言惟縉縉知之上怒遂出縉廣西 張輔破安南

參議、

仁廟爲皇長子監國南京最久、爲讒百計中傷之數得罪危甚、左右皆斥謫、上忽一日出虎顧諸彪圖命縉題識、縉題曰、虎爲百獸君、誰敢觸其怒、惟有父子情、一步一回顧 上覽慨然、動念、即日命使者迎皇長子于南京進縉爲學士、未幾用兵交趾、縉力言交趾古羈縻國、通正朔時賓貢而已、得其地不足郡縣、又言不宜遽定漢王、漢王日夜媒孽之出爲廣西參議左中允尹昌隆亦以禮部主事

張輔調兵、襲破安南、洞江欄、及萬劫江、普賴山等處、斬首三萬七千餘級、又敗黎賊于木丸江、斬首萬餘級、溺死者不可勝計、郡邑相繼來降○直隸及浙江諸郡軍民子弟、披剃爲僧、赴京請度牒者千八百人、禮部以聞上怒曰、 皇考之制、民年四十以上始聽出家、今犯禁

此事快心

若此是不知有朝廷矣命悉付兵部編軍籍發戍遼東
甘肅

番僧多善幻術此類營等皆其衒耶

二月命西僧尚師哈立麻于靈谷寺啓建法壇薦祀
皇考　皇妣尚師率天下僧伽衆賜曾度戒齋科十有
四日鄉雲天花甘雨甘露舍利祥雲青鸞白鶴連日畢
集一夕檜栢生金色花徧于都城金仙羅漢變現雲表
白象青獅莊嚴妙相天燈導引旛蓋旋繞亦既來下又
聞梵唄空樂自天而降羣臣上表稱賀學士胡廣等獻

獻聖孝瑞應歌頌

聖孝瑞應歌頌自是之後　上潜心釋典作爲佛曲使
宫中歌舞之

三月封西僧哈立麻為萬行具足十分最勝圓覺妙智、慧善普應佑國演教如來大寶法王西天大善自在佛、領天下釋教賜金銀彩幣寶鈔織金珠袈裟金銀器皿、鞍馬賜儀仗與郡王同其徒孛羅等皆封為大國師並賜印誥金幣等物宴之于華蓋殿

出家人要此金銀彩幣何為

高汝栻曰想因是而有感于唐同光中五臺僧誠惠以妖妄惑人自言能降伏天龍命風召雨莊宗信以為佛親率后妃皇子拜之誠惠安坐不起已而迎至洛陽使之祈雨數旬不驗誠惠逃走以死天下寧有佛而死者其逃也豈其白日飛昇即西僧尚師能致祥雲天花諸祥瑞似賢于誠惠多矣宜 文皇寵禮而優待之與

張輔沐晟等大敗黎賊于富良江晟輔等追賊至富良

江賊悉衆拒戰毋舟聯亙十餘里橫截江中而用划船載木立柵以拒官軍輔乘柵未備躬督將士力戰賊不能支都督柳升等繼以舟師橫擊之賊大敗殺其將卒數萬人江水爲赤乘勝長驅至黄江直抵悶海口獲賊舟無算黎季犛父子僅以數小舟遁去僞吏部尚書范覽大理寺卿阮飛卿等皆詣軍門降

安南之役[illegible]胡舊山之戰已斬首三萬七千木丸江斬首萬餘富良江又斬首數萬誠如兵法所謂殺人如殺草者耶趙充國輩猶將似不若白起遠矣

四月　皇長孫出閣就學御名瞻基時年九歲命太子太師姚廣孝翰林待詔鄒緝鄭禮等侍講讀上諭之日人于學問當以先聖之言爲主朕長孫天資明睿爾等宜盡心開導凡經史所載孝弟仁義與夫帝王大訓可

特是帝王學問

以經綸天下者日與講論浸漬之久涵養之深則德性純而器識廣他日所資甚大不必效儒生釋章句工文詞爲能也廣孝等頓首受命尋復召前禮部郎中李繼同說書不置條屬

高汝栻曰　皇太孫不但學問優長而言詞英鋭時文皇初營天壽山　命皇太子偕漢趙二王暨　皇太孫往視之過沙河漢邸步輦就行　皇太子素若足疾中官掖之猶或時失足漢王顧趙王曰前人失足後人把滑　太孫即應聲曰更有後人把滑㗂漢王回顧怒目視久之副後終忌太孫英武云

張輔等奏言前蒙　聖諭安南平定訪求陳氏子孫俾繼王爵今其國中耆老咸請臣敷陳情悃謂當黎賊篡弑之時搜求陳氏子孫誅夷已盡莫可繼承又謂安南

本古中國之地其後淪夷化爲異類今幸　聖朝掃除殘賊再覩衣冠願復立郡縣設官治理以漸沐聖化洗滌夷習臣伏討黎賊父子旦夕就誅郡邑既平之後宜有所統陳氏已絶無可訪求必合開設都布按三司以總率郡縣撫輯兵民奏上羣臣亦以爲請　上曰俟黎賊父子悉擒而後處置

五月甲子征安南官軍獲賊首黎季犛及其子蒼澄等

○○○安南平先是張輔等督兵追賊至海門涇淺久晴水涸賊棄舟遁及官軍至大雨水漲數尺舟畢度衆大喜曰天贊王師滅賊也及輔率步騎至茶龍舟師亦至前哨

復安南賊　前

都督柳升敗賊、獲船三百艘、餘賊遁、輔等乘勝追之、至日南州奇羅海口、升前哨復與賊遇、賊因敗、黨與皆散走、生擒季犛、及其子澄于海口山中、復于永安海口高望山、獲偽太虞國王黎蒼、偽太子黎芮、并賊將偽柱國東山鄉侯胡杜等、餘衆悉降、安南平、得府十五、州四十一、縣二百零八、戶三百一十二萬、

六月、置交趾都指揮使司、以都督僉事呂毅掌司事、黃中爲副、布政司按察司、以尚書黃福兼掌之、以前工部侍郎張顯宗爲左布政司、餘皆選人、以交州、北江、諒江、三江、太原、宣化、建平、新安、建昌、奉化、清化、鎮蠻、諒

山新平、乂安、順化、升華共十七府、宣化、嘉興、歸化、廣威、演州共五州以統諸州縣置十衞二千戶所官軍以守之

高汝栻曰文皇郡縣交阯蓋欲化蠻夷使爲中華設置文武諸司大小四百七十餘所官吏將士前曾數萬後交阯一失數萬人皆斷送爲炎荒之鬼不亦悲乎夫生靈猶不足惜而損天朝威重甚可惜也說者曰當時宜建一藩國使得握兵御吏。毋與內諸侯同則其人以爲有王也不復生心。而交南長爲中國有矣兢兵禍之及狄乎又或者謂當時宜勅王通駐師境上勿郡而更遣其國再臨之蓋其國三定交南蠻醜所望而震焉者使之相機觀變可取則取之。不可則責殺利使盡歸中華後其請而封之斯上策而蓋昔矣。二揚息兵養民之說一出靡然爲敵欺而不較。余思此嘗爲三歎云

七月勅張輔等訪求交阯人材禮送赴京擢用以安南

歸附人裴伯耆爲交趾左參政舉明經士人甘潤祖等十一人爲諒江等府同知賜勅慰勉

改廣西參政解縉爲交阯參政

李至剛奏其怨望也縉天才藻發出口成章中秋旅侍上賞月月爲雲掩縉作風落梧桐一闋云揣娥而今夜圓還缺簾不着臣見扶今宵倚欄不去眠看誰過廣寒宮殿上覽懽甚七歲時母嫌居苦于作散縉以詩投邑宰曰母在家中守父憂赧教兒子新原由他年諒有　途日好把春風判筆頭宰異其代筆而試之命賦堂邊小松縉應聲曰小小青松未出欄枝枝葉葉耐寒霜如今正好低頭看他日參天仰面難賽之者

乙卯　皇后徐氏崩謚曰仁孝皇后

后疾劇　上臨問對曰今至此命也但身衆　上慇位中宮不得終事此遺恨耳又曰天下雖定兵甲不用然生民未大休息惟　上矜念之　上復問有何言曰願廣求賢才明別邪正不以小遺而棄之不以

小才而比之子孫成之以學宗室親之以恩妾不能
報 上恩矣願無驕畜外家 上泣后亦泣曰人生
戾有定惟 上割恩自愛勿以妾故傷聖心遺令
太子身沒之丁喪祭務從節省毋妨臣民后崩 上
哭之慟羣臣奉慰 上曰 皇后仁明賢淑漢馬氏
唐長孫之論也謙虛宮中其念惟在仁民繼今朕人
宮不復聞直言矣后中山王達女也博通載籍每覽
古人言行之懿者即思曰古人書之冊固欲後人仿
而行之洪武九年正月冊爲燕王妃恭勤婦道 高
后深愛重 高后崩哀毀動左右執喪三年蔬食如
帝 上靖難太子守國事多稟命 上人正大統
后 正位中宮愈益勤舞以親親仁民養賢誠御秀
言 上悉嘉納嘗命婦入見賜冠服鈔幣且諭之曰
妻之事夫其道豈止衣服飲食必有德行之助焉古
公侯夫人及大夫士之妻助成其天之德化有形于
詩歌所載諸史傳者矣古今人豈相遠哉常情朋友
之言有從有違夫婦之言婉曲易入吾久宮中旦夕
殊 皇上未嘗不以生民爲念每承顧問多見聽納
今皇上所與共圖理道者今卿翰林之臣數輩諸命
婦可不有以冀贊于內乎百姓多賜國家安圖家安

則君臣同享富貴澤被子孫矣喜觀女憲女戒書採
其要義作內訓二十篇居常存心內典後取道釋迹
言善行類編之名勸善書卒時年四
十六、太子及漢王趙王皆后出、

露布行

九月張輔沐晟等遣都督柳升等賫露布檻送黎季犛
黎蒼等獻俘至京 上御奉天門受之文武羣臣僣兵
部侍郎方賓讀露布至弑主篡國僣號紀元等語 上
使問季犛父子曰此爲人臣之道乎 季犛父子不能對
詔以季犛及子蒼及其僞將相胡杜等悉付獄赦其子
孫澄芮等

永樂大典
成

十一月永樂大典書成先是 上命翰林臣解縉等採
各書所載事物類聚之而統之以韻庶幾考索之便縉

此書後以卷目大繁不及刊布而寢

設四夷館

等受命輯成上之賜名文獻大成既而　上覽其書尚
多未備復命重修以太子少師姚廣孝刑部侍郎劉季
篪及緡總兵事以學士王景王達祭酒胡儼洗馬楊溥
儒士陳濟爲總裁侍講鄒緝等二十人副之簡中外官
及四方耆老儒士文學者充纂修及繕寫之士三十人
凡四歷寒暑　至是始成書更賜名永樂大典　上親
製序文○設四夷館命禮部選國子生蔣禮等三十八
人隸翰林院習譯書人月給米一石遇開科令就試仍
譯所作文字合格出身置館于長安右門之外處之分
爲八館曰韃靼曰女直曰西番曰西天曰回回曰百夷

日高昌曰絹匐○以 仁孝皇后內訓賜羣臣俾教于家○ 命內閣儒臣考滿吏部勿改外任

十二月撒馬兒罕頭目哈里遣人送給事中傅安郭驥還撒馬兒罕漢罽賓也 尚回回教洪武二十八年國主帖木兒遣回回滿剌哈非思貢駝馬自是表貢不絕二十八年遣兵科給事傅安郭驥等使西域留撒馬罕兒至是頭目哈里令虎 達送安等還且貢方物厚賜之改安等禮科賜

十二月命戶科都給事中胡濙巡遊天下搜訪異人張三丰 上察近侍中以濙忠實可託命徧行天下以搜

難着進言保全多矣

聖恩所及深矣

訪與人為名實察人心向背雖窮鄉下邑輙無不到其在湖湘最久垂十年始還朝或曰此舉為蹤跡建文君也○廣東布政徐奇入覲載嶺南藤簟將以餽廷臣邏者獲其單目以進　上視之無楊士奇名乃獨召之問故士奇曰徐奇自都給事中受命赴京時衆皆作詩文贈之故有此餽臣時有病無所作不然亦不免今衆名雖具受否未可知且物甚微當亦無他　上意解即以單目付中官令燬之○以　太祖高皇帝戒飭功臣鐵榜及勑旨頒賜武臣○是年徐輝祖卒年四十　上曰輝祖與齊泰輩罪同宜論死念中山王平定天下有

不但新附即各處居內民亦分正供宜寬省

大功、曲赦輝祖、令輝祖病死、中山王不可無後、輝祖長子輝迦保見、賜名欽、令襲魏國公、遂乞守墓、上怒繭居中都、

戊子永樂六年正月、掌交趾布政司事尚書黃福言、交趾初平、其地徵歛不一、請酌量輕重為定制、上曰、比除交趾郡縣官、朕數諭之、為政務寬簡、以綏新附之民、無重徵歛、福所言良合朕意、遂命戶部會官定議、務從輕省、

三月、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趙升、及布政司、按察司奏、以栢生花為瑞、上賜勅責之曰、朕主宰天下、于生民休

庸君好言祥瑞

聖主惟在恤民明暗之分若辨守此

削髮爲僧非好人即逋民也業之藪

戚、未能徧知、故委任爾等、鎮撫諸方、以圖安輯、而乃肆志安逸、于軍民疾苦、一毫不言、而今言栢花爲瑞、夫時和歲豐、物無疵癘、生民足食、四夷順安、此國家之瑞也、樹木之花、世世所常有、何益于國、何利于民、而以爲瑞耶、相爲朋比、戲侮于忠君恤民之心、果安在哉、姑曲宥爾等、若復爲欺罔不赦、既而蘇州楊州二府、復言檜花爲瑞、上曰近蘇松諸郡、水澇爲災、有司往往蔽不以聞、昨有奏栢花爲瑞者、已責其欺罔、今又言檜花、小人之務諛說也、可惡、仍降璽書切責之○詔中外軍民子弟、自削髮冐爲僧者、并其父兄送京師、發五臺山輸作、畢

進交趾境圖

日就北京爲民種田及盧龍牧馬寺主僧擅容留者亦發北京爲民種田○交阯總兵官張輔沐晟等班師至京輔等上交阯地圖東西一千七百里南北二千八百里建設軍民大小衙門共四百七十有二○禮部尚書鄭賜卒改刑部尚書呂震爲禮部尚書以都御史劉觀爲刑部尚書

七月論平交趾功進封新城侯張輔爲英國公西平侯沐晟爲黔國公豐城侯李彬雲陽伯陳旭各增祿五百石清遠伯王友進清遠侯都督僉事柳升封安遠伯戰歿都督僉事高士文追封建平伯親擒黎季犛軍人爲

多陞不若重賞此謀國者言

首者王榮胡超陞指揮使爲從者李廣等四人皆陞指揮僉事先是交阯平　上問戸部尚書夏原吉曰陞與賞孰便原吉對曰賞費于一時有限陞費于後日無窮多陞不若重賞　上從之于是惟陞元功餘皆班賚有差○韃靼太師阿魯台迎立本雅失里建文末虜主坤帖木兒被弑鬼力赤力非元裔也部下殺之阿魯台統有其部落至是迎立蒙古之族本雅失里而鬼力赤爲其下所戕瓦剌三酋馬哈木等不附阿魯台自相仇殺乃來朝貢詔封馬哈木爲順寧王太平爲賢義王把禿孛羅爲安樂王○上御奉天門顧廷臣曰近日郡縣數

不學二字指出病痛

叛討交阯

奏水旱、朕甚不寧、右通政馬麟對曰、水旱出于天數、堯湯之世、所不免、今聞一二處有之、不至大害、上曰、爾此言不學故也、洪範恒雨恒暘、皆本于人事不修、爾侍郎方賓等、曰朕與卿等、皆當修省、更須擇賢守令、守令賢則下民安、民安于下、則天應于上、麟言、豈識天人感應之理。八月、戶部言、舊定屯田賞罰例、已刊著紅牌、業聖諭以田工新開墾、所收不能及數、期三年後、依紅牌例考較、今已及期、當舉行之、上曰、屯田固重務、若徵收太重、人不能堪、仍從輕例。○交阯總兵官等作亂、命黔國公沐晟總兵討之、定陳氏故官先是已歸附

將追赴京師復逃回與化州僞官鄧悉阮晏等聚謀作亂悉等推定爲王僭號紀元寇交州近城黎賊餘黨多應之其勢日盛官軍屢出無功泰請益兵遂命晟發雲南貴州四川兵數萬往征之仍命兵部尚書劉儁往贊軍事○于闐人貢其國在肅州西南六千三百里○渤泥國王卒其妃及家屬陪臣來朝尋卒命其子[illegible]越襲王遣內官及行人送還國○滿剌加入貢詔封其王西利八兒速剌爲滿剌加國王其國前代未嘗通中國

丘氏濬曰三代盛時疆域西不盡流沙南不盡衡山東不盡東海北不盡恒山地盡即止漢始通西域闢西南夷皆由陸以通隋唐以來航海之使始至然皆自君長其國未有受天子命者有之蓋自今日

諸番入貢者趁山超海而來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前代未有

巡幸北京

是時諸番入貢者，復有西洋古里國、蘇門答剌國、榜葛剌國、呂宋國、合猫里國、碟里國、打回國、日羅夏治國、忽魯毋思國、占里班卒國、苷把里國、麻林國，各遣使來朝貢方物。

永樂中，入貢諸番有婆羅國、彭亨國、阿魯國、小葛蘭國、須文達那國、拂麻國、柯枝國、麻剌國、忽魯謨斯國、沼納樸兒國、加異勒國、溜山國、阿哇國、南巫里國、急蘭丹國、奇剌泥國、夏剌比國、窟察泥國、烏涉剌踢國、阿丹國、魯密國、彭加那國、捨剌齊國、八可意國、坎巴夷替國、左法兒國、黑葛達國、八荅黑商國、日落國，凡三十餘國，皆西洋屬也，前代皆未嘗通中國者，載大明會典。

十月，下詔以明年二月巡幸北京，命皇太子監國，一切供給飲食之費，皆已自備，不煩于民，諸司毋得有所進

獻者○涼州韃官都督僉事吳允誠之子吳答蘭柴秉
誠之子柴別力哥等自陳載朝廷厚恩久居邊境願帥
精騎巡邏漠北以展報效從之時鬼力赤爲衆所戕北
虜迎立本雅失里有不相附而奔潰者故吳答蘭等請
出塞自効○侍講楊榮遭丁親喪乞歸守制以將巡幸
北京不許

十一月命丘福蹇義金忠胡廣黃淮楊榮楊士奇金幼
孜等兼輔導 皇長孫諭之曰朕長孫天章日表玉質
龍姿孝友英明寬仁大度年未一紀騏具志寧動必中
規言必合道好學之篤夙夜孜孜日誦萬言必領要義

交阯復見

終是化外難以德懷力服

朕嘗試之以事輒能裁決得中斯實宗社之靈上天錫
麼篤生異質以福祐天下朕等其悉心輔翼
十二月沐晟帥師與交阯賊簡定戰于生厥江敗績刑
部尚書劉儁都督僉事呂毅交阯布政司參政劉昱等
皆死之于是賊勢益熾攻陷諸郡縣事聞復命英國公
張輔爲總兵官淸遠侯王友爲副帥師二十萬往征之

皇明通紀法傳全錄卷十四終